



XINGRONGCI ZUO ZHUANGYU HE BUYU DE
RENZHI YUYI YANJIU

形容词做状语和补语的 认知语义研究

刘振平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形容词做状语和补语的 认知语义研究

刘振平 著



创立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形容词做状语和补语的认知语义研究/刘振平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ISBN 978-7-100-11000-6

I. ①形… II. ①刘… III. ①汉语—形容词—语义—
研究 IV. ①H14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11526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形容词做状语和补语的认知语义研究

刘振平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1000-6

2015年3月第1版

开本 880 × 1230 1/32

2015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8 3/4

定价: 48.00 元

序

刘振平博士将多年力作《形容词做状语和补语的认知语义研究》书稿送给我，嘱我写一篇序，手捧沉甸甸的书稿，我不禁回忆起七八年前，刘振平选取这个题目做研究的往事。那时，我们都深深感到，外国人学习汉语中遇到的语法问题，特别是学习的难点，是我们挖掘研究课题，研究汉语取之不尽的宝藏。王力先生在 1985 年第一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讲话时就说：“所谓难点，就是中国人看来容易，外国人学起来困难的地方。在语音、语法、词汇三方面，汉语都有自己的民族特点，这些特点往往就是难点。”刘振平博士教过外国人汉语，对此深有体会，决意从中寻求有待解决的问题。

无论是研究汉语语法，还是教外国人汉语，大家都有一种共识，那就是要从汉语实际出发，结合汉语特点。而汉语的一个特点是，汉语的状语多在谓语动词之前，而补语则在谓语动词之后。汉语中有些形容词在句子中既可以做状语，也可以做补语。对此，母语为汉语者均习以为常，运用自如，其实这正是汉语很特别的地方。汉语中的这种状语和补语倘用英语表达时，就可以毫无区别地用状语。倘若和其他语言相比，补语是汉语中一种特殊而重要的句子成分，其特殊性，不仅表现在结构上，也表现在语义上，是学习汉语的难点。因此，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将该用作补语的形容词用作状语的现象，便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比如：* 昨天我晚睡了，现在没精神。

通常情况下，一个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面对一个形容词，虽然知其意义，也知道能做状语和补语，但是什么情况下做状语，什么情况下做补语，以及做状语和补语意义上有什么不同，却不甚了解。比如，“早起了一小时”和“起早了一小时”有什么不同，“错判了一个案子”和“判

错了一个案子”区别在哪儿? 往往不甚了了。

刘振平从事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深知要全面透彻地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做深入细致的研究。本书立足于服务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试图站在更高的角度,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和应用两方面,重新审视形容词(包括单音节形容词、双音节形容词及其重叠式)做状语和补语的问题。尝试深入探讨形容词做状语和补语所表达的意义及其制约条件,并进一步探寻形容词做状语和补语的认识基础,力图细致全面描写形容词做状语和补语的状况,分析其存在的条件与成因,并从认知的角度合理解释形成状语和补语的深层原因。

作者深知,要想对形容词做状语和补语的情况做全面深入的观察与分析,就必须依托充分而可靠的语言材料,为此作者付出了艰巨的劳动,在细微处下了功夫,准备了翔实的语料。对形容词做状语和补语问题,书中完全从问题出发,所有的分析与解释,均依托所整理的语料,一切依据材料说话,真正做到了胡适先生所说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有九分材料,不说十分话。

于是,首先面临的是如何选取形容词,以及对形容词的处理原则和方法。作者首先从《HSK 词汇大纲》选取形容词,然后,对这些形容词进行分义项处理,如果一个形容词有多个义项,就分为多个形容词词项。本书所研究的三种类型的形容词:单音节形容词、双音节形容词及其重叠式,均按此处理。

仅此一项繁杂的统计工作,一旦展现出来,就已经发现了很有意思的现象。比如单音节形容词,经考察,发现 259 个形容词的 485 个形容词词项中,有 97 个可以做状语,占 20%;有 267 个可以做补语,约占 55.1%。而在 529 个双音节形容词的 666 个双音节形容词词项中,有 466 个可以做状语,约占 67%;有 58 个可以做补语,约占 8.7%。这种基于义项统计所得出的结果,与以往的研究结论不尽相同。但是,诸如此类的统计,是颇费功夫的,然而正是这种看似简单的劳动,却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哪些

形容词中的哪个义项可以做状语,哪些不能;哪些形容词中的哪个义项可以做补语,哪些不能。从而为进一步分析它们做状语或做补语所具备的语义特征,并进而抽取出做状语或做补语所应具备的句法语义条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形容词做状语和补语的分析,书中不乏亮点。比如,依据大量的语言材料,在分析了形容词做状语的限制条件之后,得出一些具有新意的结论。作者认为形容词做状语的实现,实际上是一个过程,是将分别以谓语动词和形容词为核心的表述糅合在一个结构中的过程,得以糅合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形容词所表性状在谓语动词所构成的场域中是凸显的,即是易于受关注的。

再如形容词做补语,书中主要研究的是动结式中的补语。作者在论述了不同类型的动结式中对补语的各种限制条件之后,认为动结式中的“动”是用于构成一个造成“结”产生的动作行为的事件,能够造成事物性状发生变化或使动作性状凸显,表明其动性足够强;而它发生后自身的某种性状能够很容易地进入人们的认知领域中得到关注与评价,表明其为人们所熟悉、易受关注。这是依据句法组合的相邻原则和相似原则而得出的结论。

由此我们又看到本书的又一个特点,作者继续追问,在一些语言中,动词前后都可以有修饰语,在汉语中将形容词置于动词前后,分别成为状语和补语,为何却表达了不同的意义?为什么又会受到不同条件的限制?于是,书中对形容词做状语和补语分别置于动词前后的认知基础,也就是形容词和动词的组合顺序的认知理据,做了尝试性的探讨,多有新见。

比如,书中用“图形”“背景”的认知对立来解释形动组合的先后顺序,“图形”与“背景”的对立是人类一项重要的认知方式,“图形”是认知过程中受到凸显的一方,而“背景”的作用在于为“图形”提供认知参照。据此来解释形、动的顺序安排,那就是,在状中结构中,形容词对应认知上的“背景”,动词对应认知上的“图形”,动词是整个句法结构中受凸显的一

方:在动结式中,动词对应于认知上的“背景”,形容词对应认知上的“图形”,形容词是整个句法结构中受凸显的一方。这就较好地从认知上解释了形容词做状语和补语的现象。此外,运用时间顺序原则,讨论动结式中动词和补语的安排;运用距离象似原则,讨论形容词和动词的组合问题,也发现一些有意思的语言现象。

长期以来,学界有一种普遍认识,认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对于形容词做状语和补语所表达的意义,一直不容易搞清楚,对形容词与动词组配的限制,以及状中结构与动补结构各自的使用条件,更是茫然。在语法研究与教学过程中,虽有不少对相关个别问题的研究,然而,系统、全面探讨这一问题的专门著述,至今尚付阙如。本书得以问世,可以使汉语学习者清楚地了解到形容词做状语和补语分别表示什么意义,知道符合了什么条件形容词就可以做状语或者做补语。甚至可以更细致地了解到一个形容词义项到底能做状语还是能做补语,为什么能做,为什么不能做?它做状语或做补语的能力有多强?不仅如此,学习者还可约略了解形容词之所以能做状语或者能做补语是有其认知心理基础的,这就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的问题。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用着重介绍一下本书所附《形容词做状语和补语情况统计表》(辖单音节形容词、双音节形容词和重叠式),这是作者花费了大力气,对形容词的各个义项逐个进行搭配试验,细心统计得出的结果。本书的所有认识与分析,所得出的所有研究结果,都是基于此表提供的材料,故对此表不得小觑。我们举常用词“低”为例,在现代汉语中“低”有三个形容词性义项,表中列出了每个义项的词形和意义,做状语的能力,以及常搭配的动词;做补语的能力,以及常搭配的动词。一表在手,形容词中各个义项是做状语还是做补语,了然于胸,可谓十分有用。

曾有一位精通汉语并从事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外国学者,以自身的学习经历说法,感叹道,仅仅掌握汉语语法是远远不够的,最终是要掌握每个词的用法。这其中自然包括,形容词的哪些义项可以做状语,哪

些不能做;哪些义项可以做补语,哪些不能做。本书不仅从整体上研究形容词做状语和补语的诸多问题,还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以检测的工具,对形容词做状语和补语,会用与否,用对与用错,皆可在本书所附表中找到依据,表之所制,可谓功德无量。

顺便说一句,汉语方言区的人学说普通话时,有时也会遇到形容词做状语还是做补语的问题。在汉语方言中,比如广东阳江话,就多用补语,少用状语。也就是说,同一个意思普通话惯用状动形式,而阳江话常用动补形式表示。如:我多说了几句话。阳江话:我讲多都几句话。因此,本书的研究,就具有更加广泛的意义。

本书是作者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历时六年,多次增删,反复推敲,终成今日面貌。作者与我有师生之谊,因为深深感到外国学习者在汉语状语和补语学习上的困惑,以及教师在教学中的为难,师生曾多次一起探讨状语和补语对比问题,后来刘振平撰写成大家在网上所看到的博士论文《单音形容词做状语和补语的对比研究》。论文公之于众之后,刘振平一直不甚满意,此后便投入繁重的教学工作中,无暇顾及,但却从未停止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旋即受聘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亚洲语言文学部任教,于兹四年,对论文做了较大改动,增添了形容词类型,特别是从功能主义出发,对所述问题在认知理据方面,进行解释。于是,在描写充分和分析深入的基础上,又在解释方面抒发己见。可谓披阅四载,历尽磨炼,使原来论文面貌大为改观。如果还要深入挖掘的话,当还可对单音节形容词和双音节形容词做状语和补语的情况,再做对比,或许还能发现汉语韵律句法的一些有意思的现象,这是后话。

刘振平博士的《形容词做状语和补语的认知语义研究》一书,资料翔实,内容丰赡,是至今为止论述汉语形容词做状语和做补语比较稳妥全面的一本书,不仅可以作为汉语语法研究专书来读,对从事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和学习的读者来说,更是有用,不仅解决教师的困惑,也为学习者提供了方便。褒贬是读者,相信在使用过程中,读者将会发现不够尽善尽

美之处,甚至疏漏错误的地方,我也相信刘振平会在吸收众人意见的基础上,再上一层楼,不断修正,使形容词做状语和做补语的问题,日臻清晰。

是为序。

赵金铭

2014年2月6日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绪论	1
1.1 形容词做状语和补语的混用现象	1
1.2 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2
1.3 值得关注的重要理论	10
1.4 研究形容词状补混用的重要意义	16
第二章 形容词做状语和补语的一般规律	18
2.1 形容词做状语的一般规律	19
2.2 形容词做补语的一般规律	33
2.3 形容词做状语和补语的互换规律	49
2.4 对形容词做状语和补语研究的基本评价	59
第三章 形容词做状语、补语的定量考察	63
3.1 基于《HSK 词汇大纲》的形容词提取	64
3.2 形容词做状语和补语的定量考察	78
3.3 形容词做状语和补语能力的定性分析	84
3.4 本章小结	90
第四章 制约形容词做状语的语义和句法条件	92
4.1 形容词的认知语义类	93
4.2 双音节形容词做状语的语义和句法条件	96

4.3 单音节形容词做状语的语义和句法条件	120
4.4 单音节形容词难以做状语的原因	128
4.5 形容词重叠式做状语的能力最强	140
4.6 本章小结	146
第五章 制约形容词做补语的语义和句法条件	151
5.1 动结式的语义结构	151
5.2 动结式语义结构的类别	156
5.3 形容词进入动结式做补语的语义和句法条件	167
5.4 本章小结	181
第六章 形动组合顺序的认知理据	184
6.1 功能主义视野下的语序解释	185
6.2 “图形”“背景”的认知对立与形动组合的先后顺序	188
6.3 “图形”“背景”的不可逆性	201
6.4 本章小结	203
参考文献	205
附录 形容词做状语和补语情况统计表	219
后记	269

第一章

绪 论

1.1 形容词做状语和补语的混用现象

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我们经常发现这样的情况:面对一个形容词,学习者虽然知道它的意义,却搞不清楚它到底能不能做状语或补语、什么情况下做状语或补语,以及做状语和补语在意义表达上有什么不同。于是,就出现了形容词做状语和补语的混用现象,有时把本该用作补语的用作了状语,例如:

(1)* 她早来了,电影还有一个多小时才开始。

(2)* 昨天晚上我晚睡了,所以现在没有精神。

有时把本该用作状语的用作了补语,例如:

(3)* 请吃多点儿,喝多些,不要客气。

(4)* 我吃饱了,你们吃慢吧。

(5)* 要到早一会儿,迟到是不礼貌的。

(6)* 要睡早起早,这样对身体好。

我们检索文献发现,很早就有学者指出这一现象。如,王还(1984)指出:“有些汉语的句子以形容词做补语的,和以形容词做状语的,这补语和状语用英语表达时可以毫无区别地用状语。因此,说英语的学生用汉语表达思想时,往往在该用补语时仍用状语,说出不合汉语习惯的句子。”李珠(1988)指出:“我在教学中常听到外国留学生说‘天冷了,老师让我们穿多衣服’。‘穿多衣服’、‘吃多水果’这类错句带有普遍性。”

还有一些学者在调查实验中发现,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出现

这种偏误的比率很高。如,成燕燕(2002)通过对 30 名已通过汉语水平考试四至六级的哈萨克族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发现他们将“我没听清楚广播里的话”说成“我没清楚地听广播里的话”的偏误比率是 98%;将“他拴结实了”说成“他结实地拴了”的偏误比率是 100%;将“我回答得很轻松”说成“我很轻松地回答了”的偏误比率是 100%;将“皮鞋擦得很亮”说成“皮鞋亮亮地擦了”的偏误比率是 76%。

已有的研究,多将形容词做状语和补语的混用现象归咎于学习者第一语言的负迁移,但是最为根本的原因,则还是我们上面所指出的:面对一个形容词,学习者虽然知道它的意义,却搞不清楚它到底能不能做状语或补语、什么情况下做状语或补语,以及做状语和补语在意义表达上有什么不同。王邱丕君、施建基(1992)表达了相似的观点:“汉语形容词可以用在动词前做状语,也可以用在动词(及‘得’)后做补语。出现在状语位置还是补语位置,两者有何不同的用途和制约条件,这是外国学生经常感到困惑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必须能够首先搞清楚这样一些问题:具备什么特征的形容词可以做状语或补语(制约形容词做状语和补语的条件),形容词做状语和补语分别表达什么意义、在功能上有什么不同。然而,时至今日,学界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仍不够清楚。

1.2 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1.2.1 研究对象与目标

本书立足于服务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站在更高的角度审视形容词(含三种常见的形式:单音节形容词、双音节形容词及其重叠式)做状语

和补语(主要研究充当动结式中的补语,具体原因参见 2.2.3 节)的问题。不仅仅探讨它们做状语和补语的制约条件及其所表达的意义,而且还要进一步探寻它们做状语和补语的表达功能和认知基础,力求全面描写、深入解释形容词做状语和补语的情况。这些研究,不仅能够让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者明确形容词做状语和补语的条件和原因,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还能为其指导学习者组装出正确的结构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

形容词是一个数量庞大的词类,限于我们的精力不可能将每一个形容词都纳入研究视野,我们只能先研究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常用的形容词及其形式变体,以应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所需。基于这种考虑,我们选择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词汇大纲——《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国家汉语水平考试委员会办公室考试中心制,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以下简称《HSK 词汇大纲》)中的形容词加以研究。该大纲共收 8822 个词,分为甲乙丙丁四级,我们选择了该大纲中全部单音节形容词和甲乙丙三级双音节形容词,然后,依据《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对它们进行分义项处理,将成词义项(词项)提取出来并做适当处理作为研究对象(具体处理情况详见第三章)。单、双音节词项确立后,我们再考察每一个词项构成重叠式(AA 式、ABB 式和 AABB 式)的情况,把它们构成的重叠式也作为研究对象。

具体说来,我们主要研究以下七个问题:

第一,哪些形容词^①可以做状语?

第二,哪些形容词可以做动结式中的补语?

第三,形容词做状语能够表达哪些意义?

第四,形容词进入动结式做补语能够表达哪些意义?

以上四个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为研究以下的第五、第六两个问题奠定

① 本书中所说“形容词”,如不做特殊说明,都是指作为研究对象的单音节形容词、双音节形容词及其重叠式。

基础。要想知道形容词进入状语和补语位置的限制条件,则首先应该知道具体是哪些形容词可以做状语、哪些形容词可以做补语,分别表达什么意义,然后抽象归纳出状位和补位形容词的特点,进而才能分析得出形容词进入状语位置和补语位置的限制条件。

第五,形容词进入状语位置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特征?即制约形容词做状语的语义和句法条件有哪些?

第六,形容词进入动结式做补语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特征?即制约形容词进入动结式补位的语义和句法条件有哪些?

在第五、第六两个问题的研究当中,我们主要以认知语言学为理论基础,从形容词的认知语义出发,最终得出的限制条件主要是在认知语义上的限制条件。我们力求所归纳出的限制条件具有最大的概括性和排他性,并从多个角度分析不同形式的形容词对限制条件的适应情况和例外产生的原因。

第七,形容词放在动词前后做状语和补语的认知基础是什么?

明确了形容词做状语和补语分别表达的意义、不同的限制条件后,我们势必还会追问为什么形容词放在动词前后可以表达这些不同的意义,为什么会受这些条件的限制?这也就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形容词分布于动词前后做状语和补语的认知基础,即形容词与动词组合的认知理据。明确了这个问题,也就进一步明确了形容词做状语和补语这两种结构的不同表达功能。

需要说明的是:

第一,我们之所以要把单音节形容词、双音节形容词及其重叠式都纳入研究对象之中,一是为了名副其实,既然我们研究的是形容词做状语和补语的情况,那么,这里所说的形容词就应该包括各种形式的形容词,否则名不副实;二是已有研究成果,如吕叔湘(1954,1965)、朱德熙(1956,1982)、齐沪扬、王爱红(2001)等,都已表明单音节形容词、双音节形容词及其重叠式做状语和补语的能力差别很大,如果单独研究一种形式的形

容词,所得结论恐难以说明其他形式的形容词的情况,难免片面。

第二,形容词做状语为何有些需要加“地”、有些不需要而有些可要可不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吕叔湘(1978)说:“修饰语与被修饰语之间的‘的’字,用与不用,在大多数场合不取决于语法(尽管有‘的’与否是两种结构),而取决于修辞。”我们暂且不研究这个问题。考察和分析时,无论形容词做状语需不需要加“地”,我们都认为是该形容词(词项)可以做状语。

第三,根据吕叔湘(1966)的研究,动词“搞”“弄”“变”“加”和“发”是“适应面较广的动词”,如果将这几个动词跟形容词的组合纳入研究当中,就不能真正看清楚形容词在语法功能上的差异。鉴于此,我们在考察形容词做状语和补语的能力时,忽略形容词跟这些动词的组合。

1.2.2 研究思路

第一步,选择一定数量的形容词作为研究对象。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来选取研究对象:①选择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最常用的形容词;②照顾到各种形式的形容词。

第二步,考察所选取的形容词做状语的情况,进行统计分析,找出不同形式的形容词做状语的能力差异,并分析得出形容词做状语的句法条件;然后,重点分析可以做状语的形容词的语义特点,进而分析得出制约形容词做状语的语义条件;最后,从多个角度分析不同形式的形容词对状语限制条件的适应情况和例外产生的原因。

第三步,考察所选取的形容词进入动结式做补语的情况,进行统计分析,找出不同形式的形容词做补语的能力差异,并分析得出形容词做补语的句法条件;然后,重点分析可以做补语的形容词的语义特点,进而分析得出制约形容词做补语的语义条件;最后,从多个角度分析不同形式的形容词对补语限制条件的适应情况和例外产生的原因。

第四步,从认知上为形容词放在动词前后做状语和补语的语序安排

提供理据,并发掘两种结构在表达功能上的不同。

1.2.3 研究方法

1.2.3.1 语料考察和理论分析相结合

近年来,借助语料库进行语言研究的方法日益受到人们的推崇。语料库的建立和运用,方便了定量研究;而经过具体的定量分析后再加以定性,无疑能够得到更为准确的结论。

定量分析方法,“就是将处于随机状态的某种语言现象给予一定的数量统计,然后通过频率、频度和频度链等量化形式来揭示这类随机现象背后所隐藏的规律。”(唐钰明 1991)定量分析得以兴盛的主要原因是:“它体现了现代人们所推崇的科学精神。从根本上说,定量研究方法渗透着这样一个观念:世界上一切事物不依赖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是可以被认识的;它们的各种特征都表现为一定的量,所以,定量的方法是认识事物的科学方法。”(孟悦 1993)

长期以来,对语言现象的定性研究,主要是凭借研究者对材料的主观感受和判断,也就是说,在研究当中研究者所依据的主要是自己熟知的部分语料以及个人的语感。然而,语言现象是错综复杂的,个人所占有的材料是有限的,个人语感有时也是靠不住的。因此,在研究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各取所需、随意引证的弊端。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选择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再对语言现象进行定性研究的方法,先进行语料库考察,再进行理论分析,遵循“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李泉 2001)的基本思想。在定性分析时,尽可能要做到穷尽性占有材料。“所谓‘穷尽’,就是在所选取语料样本的范围内(如某部专书、某类古文字),把相关语言现象的数据全部地、毫无遗漏地提取出来。穷尽既是相对的,也是绝对的。对语言的原貌以及现存语料而言,是相对的,但对已确定的样本而言,则是绝对的。”(唐钰明 1991)

本书结合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实际需要,选择《HSK 词汇大纲》